責任編輯：王鉅科

限制裡的自由

葉 輝

魚仕藻

詩愈寫愈少了。寫一篇談自己的詩的文章，好像比寫詩還要困難。不想把寫詩這回事說得特別困難，也不想說得太容易。寫詩也許並不難，寫一首自己很想寫出來、不寫出來就很不舒暢的詩，就恐怕不輕易了。

有時想，爲什麼一定要寫一首詩？想了很久也想不出所以然。有一次跟友人談詩，都同意要在最大的限制裡尋求最大的自由。友人說不想浪費精神去寫容易的詩了——彷彿給他說穿了自己的想法。也許這只是一個階段，一個渴求在最大的限制裡尋找最大的自由的階段。只是想，明白這樣的一個階段不是詩的全部、不是唯一的標準就好了。嘗試做一點如此的，也做一點如彼的，那就是寫下去最大的快樂了。沈從文在《抽象的抒情》說：「……因此不外兩種情形，他不寫，他胡寫。不寫或少寫倒居多數。」胡寫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只是這個階段選擇了少寫。胡寫在無邊的自由裡總還有些限制，也許是另一個階段的追求了。早些時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眞的要寫一首詩，一定是首押韻的詩，那當然也只是階段性的想法，並不以押韻爲詩的最高境界。

嘗試對詩來說總是好的——那是指「嘗試」這回事的本質，嘗試了，有時好，有時不怎麼好，有時糟透了，好在我們還有時間，來日方長，沒有什麼好心急的，又不是限時交卷。

辮子姑娘

雲家洛

笑語風雲

眞的要把孖辮呈堂？一想起就令人雞皮疙瘩。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空間，出現一對辮子，有莫名的震懾力，的確恐怖。這種黑色驚嚇，也許源自中文大學的經典鬼故「辮子姑娘」。

故事源自中大建校初期，崇基書院後山，林蔭森森，山邊一條蜿蜒小徑，夜深人靜，幽幽霧鎖之際，有人看見前路一位孤獨女孩的背影。她束着一條長長的辮子，緩步而行，婀娜的背影，煞是迷人。

好色之徒默默跟在女孩背後，渴望找機會一睹女孩的芳容。霧氣漸散，女孩忽然停下，慢慢轉頭回望。她的臉龐，也是一條長長的辮子。這個鬼故事在中大流傳不息，崇基書院後山一段路，亦被學生稱爲「一條辮路」。辮子姑娘是誰？據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東鐵仍是以柴油火車行駛的年代，有很多偷渡客躲在火車潛入香港，他們往往於大站前跳車，逃避警察搜查。有一天，一位女孩跳車時，辮子被車輪與路軌纏着，被火車輾死了。如此一個情節簡單的鬼故事，也流芳百世；公堂上把私密情事公諸於世，又豈不會遺愛萬年？

電話

李若梅

據知除了各色各樣的機構還保留固網電話之外，不少住宅已棄用。我們家的那具固網電話便幾乎成了擺設，家中成員每人都有手機，親朋戚友一撥便直接打每個人的手機，一接通就是要找的人，不必再在固網電話上大叫「麻煩你叫你阿媽聽電話」。

自從母親搬過來後，那具固網電話才「復活」，因爲她拒絕學用手機，仍得靠固網電話跟世界聯繫。我對她說，你儘管放心盡情煲電話粥好了，反正這具電話除了你之外便沒有人需要它了。

手機已成了生活必需品，有些人甚至沒有了手機便沒法過日子，他們已上了「手機癮」，只要醒着就會不斷講手機，吃飯時講，上廁所時講，在車上講，在路上講，上班時悄悄講，下班後大聲講，有事講，沒事更要講，候車時不能不講，睡覺前在床上講，不講講睡不着。他們就不怕長時間講手機眞會令腦生瘤子，令聲帶長瘜肉？

我的手機卻很清閒，每個月用量不會超過二百分鐘。朋友常投訴「你怎麼老不接電話？」我說因爲我老耗在廚房裡，手機放在房間，聽不到。

想起張愛玲在她的小說《留情》中這樣形容沒人接的電話：「隔壁人家的電話鈴遠遠地在響……一遍又一遍，不知怎麼老是沒人接，就像有千言萬語要說說不出。」

對不起，我的朋友們，讓你們有千言萬語要說說不出。

友情的低潮

黃子程

傳媒按摩

這一兩年，眞是友誼的考驗期，不，不是什麼考驗，而該說是分化的開始吧。怎說呢？一些朋友愈見疏遠了，一些朋友則愈見愈多，遠者更遠，近的更近，就是這樣的一種分化吧，叫人感慨啊。

那天在一個朋友嘯衆呼聚的飯局上，一席十二多人，竟有久違了的一位朋友。一兩月前才跟他在電話中聊了很久，總想約會他見見面，又跟他說，一些好朋友好惦念着你呢，就選一天出來見見這些超過三十年友誼的好友吧，他們已跟我說了好幾次，要我代他們約會你哩。電話中的他總是推，推，推。也罷，就是不想出來，我何必強人之難？我只好不再提什麼見面呀約會呀了。

所以，那晚午相逢，一個這樣的飯局，他對我說：不知你也會來。我心想，這話該我說才對。竟席我是近乎不發一言了，鄰座的「恩師」教授不停地在表演他說話的藝術，也難怪，主人請客，就是要你開心快樂，也讓舉席賓客都因你而開心快樂，然而，我除了虛應故事外，基本是微笑地沉默着，不停呷着我那「恩醫」的美酒，而心裡，總是想着我的一些「恩友」，是不是這段日子，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友誼的低潮？低潮來了，我告訴自己，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人生就是如此，友情何能例外，Out of Sight 的朋友而仍能情深似海的，現今是不可能了吧？

回頭就是災難

葉特生

生命特寫

人皆苦炎熱，尤其又翳又焗，氣候潮濕之時，除非進入冷氣間，否則幾乎無處容身。就是因着寵壞了身子，忘記「前冷氣機時代」，日子是怎麼過的。由奢入儉難，只有往前，回頭就是災難。再說：如果沒有自來水，電燈，地鐵，電視，冰箱，手機，那一定是地獄。五十年前，什麼都沒有，那時生活得甚至比現在快樂。我們是怎麼被寵壞的？

美國南加州冬天暖氣，夏天冷氣，幾乎過着恆溫調節的生活，冬天一回香港，遇上寒流就受不了。連捱過苦的人都受不了，在溫室長大新一代更不用說。

美國人這幾年享受虛幻的繁榮，忽然遭遇風暴，進入衰退期，據財金官員說，是被中國的高儲蓄率害的，中國人不懂花錢，借錢給美國人先使未來錢，美國國債賣到中國，使中國成爲第一債權國，也使美國人成爲最多錢花的債仔。這些債仔花慣了，不能過窮日子，回頭就是災難，所以中國應該繼續買美國國債，讓美國繼續繁榮，否則這個最大消費國衰退，全世界攬住一齊死。

這種理論看似霸道無理，也不能不照着辦，全球已經一體化，不想火燒連環船，就把你們以爲可以自救的水，射向燒得最嚴重的大船，明明不公平，卻又是惟一救命之法。世界已經進入荒謬時代。美國人債多不愁，光靠印鈔票就足以解決災難，這就是新總統奧巴馬的經濟策略，我消費，你埋單，管它幣值貶值。股市回穩，證明大家都接受這套荒謬策略，繼續買她的國債，讓債仔繼續大花錢，不能讓美國人窮，回頭就是災難。

又到「南橋」

陶 然

在都江堰，到大觀鎮茶坪村了解災後聯建的情況之後，天也漸漸黑了。我記起去年四月，地震發生之前，我們也在這裡晚飯，望着滔滔江水從窗外嘩嘩流過，我們讚歎這古代水利工程之造福百姓，沒想到轉眼便發生大地震，雖然這工程基本安然無恙，但二王廟塌了，魚嘴也受損。去年放水節時一切都還很美好，震後自然不同，但比起其他災區，總算比較安好。但因爲在修復當中，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只能憑想像來「復原」二王廟和魚嘴。

當時我們就住在成都「二王廟賓館」，那名字與「二王廟」相同，卻不在一處，賓館在成都半山，而二王廟在都江堰，但因爲「同名同姓」，特別令人關切。這次我們再來，南橋上還是人來人往，賣花賣小吃賣玩具的小販不少，我們登上二樓的茶室，憑欄遠眺，但見江水滾滾，細雨濛濛，有熟人站在那可避雨的橋上吃桂花糕，我們放聲大笑，他卻什麼也聽不到，兀自吃手中的糕。

南橋上的情景，從表面看來，一切平靜如昔，沒有什麼特別不同。人們照舊生活，照舊工作，照舊喝茶，那震天動地的災難也就是幾秒鐘的時間，然而在當事人的心裡，卻好像「經歷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是的，物理時間可能是短暫的，是一瞬間的事情，但那可怖經歷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陰影，卻可能是長久的。

在水一方

香港兒童文學的低潮

阿 濃

《香港作家》約我六月份寫一篇兒童文學作品給他們發表，我知道是爲了配合六一兒童節。但我擔心這些寫給兒童看的東西，終歸沒有兒童會看到。因爲孩子不會看《香港作家》，而眞有熱心的家長會把雜誌拿給兒童看嗎？我懷疑。

兒童文學曾經在香港熱鬧過一陣子，那是何紫還健在的年代，兒童書曾經是市場上最暢銷的書種。那時期香港也出現了一批兒童文學作家。可是現在你去書店看看，兒童讀物的部分，無非是知識畫冊，西方兒童故事經典（爺爺那代已經看過），日本漫畫，本土作家創作的兒童讀物稀罕得很。

不少本來爲兒童寫書的作家，以及一些新進的年輕作家，正競相爲早熟的少年一代寫愛情故事，大概銷路不差，許多書店已經特設陳設攤位，名之爲「流行讀物」。因爲書店方面也覺得這些書的讀者年齡雖然仍可歸入「兒童」一類，但從書的內容來看，實在很難稱之爲兒童文學。少人讀少人買，少人出版也就少人寫，香港的兒童文學正處於很低的低潮。這絕非一種健康狀態，我們的初中生、小學生以至幼稚園的孩子，仍需要閱讀親切的本土兒童文學作品。情況如何改變過來，值得思考。

南墻集

再說「紅樓宴」

關 平

東風西風

南織造的曹府慣用的菜式轉化出來，讓香港食客開開眼界。

豈料一看廣告上列出的菜單，不外是慣常筵席例牌菜，什麼燒乳豬、蒸中蝦、油泡帶子、雞絲翅、老虎斑、鴨子，如何與《紅樓夢》或曹府扯上關係？

隨便舉菜單中列出「紅樓宴」名菜（菜名？），有「大觀園玉砌金豬」、「寶玉金鎖籠中蝦」、「寶釵三戲老虎斑」、「黛玉桂花初殼鴨」。烤乳豬是模仿滿洲食制，想大觀園會有，雖然《紅樓夢》未見提過。香港的蒸中蝦用的是海蝦，老虎斑是深水海產，《紅樓夢》時無深海捕魚技術，捉到活魚活蝦也沒有可能運去，應未嘗過。最惹笑的是薛寶釵，嬌滴滴的富家小姐，怎可以「三戲」惡形惡相的老虎斑？《紅樓夢》書中大家最耳熟能詳的菜式，是鳳姐戲弄劉姥姥的鴿子蛋和茄鯗，相信簡化版本可以做出來。史湘雲曾請衆人喝酒吃螃蟹，今日香港大閘蟹不虞供應，只不過季節不對。史湘雲請過寶玉吃烤鹿肉，探春寶釵都來參與。寶玉的丫環芳官吃過胭脂鵝脯和蝦丸雞皮湯，都不算難做。沒有聽過黛玉吃鴨子，賈母曾送她一盤風醃果子狸。不過果子狸在香港是受保護動物，法例禁吃。

校園 校園新人類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浸大「大學文學獎」頒獎 鼓勵年輕人延續創作路

◀（上圖）獲得本屆大學文學獎的浸大校友游欣妮（左起）、陳懿同學、校友盧珮及韋舒穎同學；（下圖）少年作家獎得主與頒獎嘉賓何成邦（後排中）合照

1 2 3 特稿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與語文中心舉辦的「大學文學獎」，歷年來孕育及發掘了不少文壇新秀，部分得獎同學如今更成爲了青年作家和語文老師，積極推動文學創作。本年度的浸大第五屆「大學文學獎」日前舉行頒獎禮，分別爲小說組、散文組和新詩組的十八位得獎者頒發了獎項，並特別嘉獎五位傑出少年作家及十二位少年作家。部分的得獎作品已得到《月台》和《城市文藝》兩本本地文學雜誌應允在七月、八月刊登；而《香港文學》雜誌也考慮在九月號刊登部分得獎作品。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主任安可思教授（Kathleen Ahrens）表示，「大學文學獎」特別的地方在於同學在畢業後三年內仍能參賽，延續大學同學的寫作興趣之餘也鼓勵大學同學在投身社會後繼續堅持文學創作。而設立「少年作家獎」的目的，也同樣是希望校園創作風氣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發展，寫作人才一代接一代地成長。她說：「我們鼓勵中學的同學從少年時代就開始享受創作，理解創作、習慣創作。我們相信，如果中學生不寫作，將來的大學校園也不會有好的寫作風氣。」

本屆文學獎共有來自六十所中學的學生提交了作品，大會向作品達到一定水平的同學頒發「少年作家」榮銜，鼓勵這些同學繼續走寫作的路。

安可思教授表示，「大學文學獎」參賽作品的水平備受肯定，例如第一屆的散文和新詩冠軍作品曾入選內地評選的「二〇〇一年最佳香港文學作品」。不少獲獎者至今仍繼續創作，更有的創辦了文學雜誌；他們爲文學付出的時間和心血，無疑是對「大學文學獎」最好、最具體的回饋。

浸大第五屆「大學文學獎」得獎名單

	名次	得獎同學	所屬院校	得獎作品
小說組	冠軍	何煒筠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舊同學聚會》
	亞軍	盧珮珊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	《關於林四妹》
	季軍	陳若梅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麵鋪》
	優異獎	曹雨	香港浸會大學	《二十年前的信》
		馮瑞麟	畢業於香港樹仁大學	《不是故事》
		蔡嘉晞	恆生商學書院副學士先修課程	《阿爾卑斯雪怪》
散文組	冠軍	盧勁馳	香港大學	《定向・行走》
	亞軍	楊中樺	香港教育學院	《仙乃日》
	季軍	盧珮珊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	《租客》
	優異獎	麥翠紅	香港教育學院	《我的爸爸》
		彭智文	香港大學	《病房》
		曾繁裕	香港城市大學	《明年的荔枝將熟》

	名次	得獎同學	所屬院校	得獎作品名稱
新詩組	冠軍	韋舒穎	香港浸會大學	《所謂鄉愁》
	亞軍	莊達成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從一個小方格裡所窺見的……》
	季軍	陳萃心	香港教育學院	《七月》
	優異獎	呂少龍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	《我們長大在吞吃排泄之中》
		陳懿	香港浸會大學	《奶奶》
		游欣妮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	《你知道我爲你寫詩嗎》
		得獎同學	**所屬學校**	**得獎作品名稱**
傑出少年作家獎		黃潤佳	聖保羅書院	《球・長青》
		吉穎絲	九龍眞光中學	《間尺・鉛筆・橡皮膠》
		李維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朋友？美食？》
		潘惠婷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囍・喜》
		李春琼	港專成人教育中心（九龍工業學校夜校）	《我的外婆》

第四屆城市文學創作獎 城大學生囊括多項冠軍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講座教授張隆溪教授（中）、文康委員會主席及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右二）與贏得第四屆城市文學創作獎文化與藝術評論、小說及新詩組冠軍的李旋（左二）、王喆（左一）及沈禕合照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主辦的第四屆城市文學創作獎港澳公開徵文比賽於上周六舉行頒獎禮。城大學生在四個組別共二十個獎項中贏得十二項，反映城大學生具備優秀的文學修養及語文能力。

徵文比賽以「歲月光影」爲主題，共收到三百六十七份參賽作品，近九成爲香港參賽稿件，其餘來自澳門。城大學生於文化與藝術評論組囊括三甲；小說組奪得三甲及優異獎；新詩組奪得冠軍；散文組贏得亞軍及三個優異獎。所有得獎作品將刊載於二〇〇九年年底出版的《城市文學》第四期。

是項創作獎由十二位文學名家擔任比賽評審委員，散文組評審爲陳子善、章詒和及劉紹銘教授；小說組評審包括王渝、張大春及黃子平教授；新詩組評審爲陳義芝、廖偉棠和鄭愁予教授；文化與藝術評論組由毛尖、林沛理及譚家明負責評審工作。

城大學生李旋、王喆、沈禕及澳門大學的陸源分別在文化與藝術評論、小說、新詩及散文組獲得冠軍。李旋是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媒體文化文學碩士應屆畢業生，其作品《人生大敘事的叛逃——評白先勇新版崑曲『玉簪記』》獲文化與藝術評論獎冠軍。她由二〇〇五年開始寫評論，因爲她發現這種文體較接近個人表達方式。入讀城大後參加了由中國文化中心主辦的崑曲訓練班。當她欣賞過崑劇後便嘗試撰寫劇評。李旋對於這次能夠獲獎感到十分意外和欣喜。她說：「我一向對事情的敏感度較高，所以希望透過寫評論與讀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及見解，同時有機會重新審視心靈的成長。」

小說組冠軍王喆是來自內地的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哲學碩士一年級學生，其作品《寂生》是由二〇〇八年社會上發生的多宗關鍵事件串連起來，並加入自己的經歷創作而成。她用了大約兩星期時間創作故事，並從中理清自己的思緒。王喆說：「來到香港後，我對周遭環境感到很陌生，居住空間亦很狹小，從而開始反思每個人的自我空間越來越小這個事實。」

城市文學創作獎爲城大舉辦的「城市文學節」重點活動，文學節期間在港澳兩地舉辦了多個座談會。

好書良友

綽 綽（寄自美國巴爾的摩）

親子篇

好書如良友。但如何能得此好友？外因內因有很多。我一家六口，連不夠兩歲的小女兒都愛看書，主要原因，我相信是我們在十四年前「禁電視」的緣故。

另外，書更是我們一家人的老友。初生的小嬰兒，我們會微笑地塞給他們軟軟的小毛被或小毛動物娃娃；幾個月大，把他們抱在胸前時，在他們面前翻開的是色彩繽紛的圖畫書，然後再用誇張的聲調說故事給他們聽。當洗澡時，浴室裡翻的是膠面書；到長小牙時，給他們的是帶膠環的磨着牙來看的書；睡覺了，床上有的是布圖書。小女兒如今到了自己上廁所的訓練階段，每天早上，她爲了要聽故事就會說「poo poo」、「story」，而我就會坐在她的小座廁旁唸故事給她聽。按照平均每天要唸一個半小時兒童圖書的時間計算，我自然要儲備充足供應量，每星期要借三、四十本書，不然就會悶壞了我這當媽的了。所以，毋需收費又有豐富藏書的圖書館的存在是我們的一大福氣。

兒童圖書分幾類。爲了擴闊孩子的讀書興趣，我每星期會從圖書館的不同部分借來適合她們程度的書本，如自然科學、傳記、故事、詩歌等等。我的分類是根據我們的喜好，第一，我們都喜歡背誦，例如押韻小聖經；第二，我們都愛看有趣的、有深意的、圖文並茂的好書；當然，也有只是看一次便不要再看的悶書、無聊書。

好書良友，先決條件是「好書」，所以，除了培養閱讀興趣之外，如何選擇好書的訓練也是從小開始的。

通識教師的「潛技能」(三)

黃家樑

1 2 3 通識悟

通識科課堂經常會安排一些教學活動，如辯論、角色扮演、論壇等，以訓練同學批判思考的能力。活動進行時，同學是課堂的主角，忙過不停，老師好像只是袖手旁觀，不必費力。其實這只是一個誤會，通識課堂上的老師看似清閒，其實一直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就像一個主持人和活動組織者，準備隨時介入。

一般的課堂，老師已預先設計了教學計劃，引起動機、教學過程、提問回應等程序盡在掌握之中。然而，通識課堂很多時會發生意料之外的事，要求老師有高度的應變能力，立即回應突發事件，主持大局。老師的發言可能只是偶爾幾段，但卻是課堂的靈魂。

課堂情況	老師應變
活動開始	營造氣氛，介紹討論的議題，點出爭議的焦點
同學討論中有人身攻擊	應立即制止，將討論集中於事件之上
其中一方或某角色壟斷發言	先肯定發言同學的積極性，再邀請其他人提出異議
同學提出錯誤觀點	在不影響自由討論的氣氛下，予以糾正，老師可自行指出，或邀請其他同學評論
同學的觀點有違社會道德底線	老師宜加以指出，分析當中跟社會價值觀相違之處，並分析這觀點可能帶來的結果
同學們討論離題或資料不足，流於空談	適時中斷活動，或補充資料，或澄清概念，或引導同學專注地討論課堂焦點
同學反應被動，討論欠熱烈	煽風點火，引發同學之間的討論，如請另一位同學評論某同學觀點，或直接由老師扮演「魔鬼」
總結	課堂上邊聽邊整理，歸納同學不同的意見，或找出爭議中的理念衝突，深化討論，或引出新的討論方向

上述所列的是一些課堂情況實例，老師的工作就是適時回應，令課堂活動繼續進行，教學效能得以提高。在這種要求之下，老師已不僅是「知識傳授者」，同時更是一個「活動促進者」或「論壇主持人」，當中實在隱含了不少需要掌握的技巧。